抗戰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夏曆乙酉年七月二十日
第八九三號
地址：山西興縣
七月十六處暑 八月初三白露

「打到青島去！」
膠東羣衆慰問我軍

（新華社山東二十二日電）膠東訊：向青島挺進的我第二前綫野戰軍抗屬子金慶老大娘，提着滿筐餅棗，硬往戰士們口袋裏塞，她說：「我的孩子給鬼子打死了，看見你們，就和看見我的孩子一樣。好孩子，吃個蘋棗！到青島去替我復仇。」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經××村時，全村老百姓鑼鼓喧天地早在村外迎候，當行列伸入到人羣樸繞的狹道中，「歡送你們打到青島去」的吼聲震撼着山谷。小學生們紛紛把勝利旗插到戰士們身上，又把特別大的花籃獻到林政治委員面前，一呼百應地高呼着「把勝利花帶到青島去！」

我軍以席捲之勢 攻佔朔縣斬斷同蒲路

解放義井季家坪我軍進逼神池寧武

（本報前綫電）同蒲北段我軍，二十一日以席捲之勢攻佔朔縣城及其外圍據點井坪、陶卜窯、窩窩會、露明村、瓦窰頭、朔縣車站、青坨塔、曲寨等處，繳獲步槍三百餘支，輕機槍二十四挺，重機槍兩挺，馬一百匹，其他繳獲及斃傷俘敵偽數目正清查中。該城係敵在山西的戰略據點，常駐敵一大隊及憲兵、特務武裝，控制我雁北地區及二分區。攻佔該城，同蒲路即被我攔腰斬斷，大同太原敵聯系斷絕，晉察冀與晉綏之交通已打開一大缺口。孤守於五寨境內之義井及季家坪兩據點，二十日爲我軍收復，五寨全境獲解放。我部隊及民兵，跟踪追向神池，寧武及同蒲綫。崞縣敵與控制鐵路以東盤道梁地區之突出據點——官地，爲我軍於十九日將其佔領。

江南水國我勝利進軍 解放句容進逼南京

連克溧水、溧陽、金壇三城

蘇北解放寶應；浙東逼近寧波

（新華社華中二十四日電）長江南北我新四軍部隊勝利推進，向敵佔城市攻擊，連日又獲光輝戰果。

我蘇南羣衆紛起抗敵，配合我軍逐日包圍據點，破擊公路，截斷交通，江南水國地面，到處一片殺聲。蘇浙軍區我解放軍在民兵配合下，於十九日連克溧水、溧陽、金壇三縣城。我軍向滬寧路及南京勝利進發，二十三日又完全佔領京杭國道上的要城句容。我軍攻佔該城，已進距南京以東僅三十公里，現軍復在北起句容、南連長興廣大地區內的大市鎮十餘處，包括菲潛、湖汶、戴埠（均在溧陽南）及前馬、南渡等，俘偽軍近二千，繳槍千餘支。現江南我軍仍繼續擴大戰果中。浙東我軍則於十九日攻克鄞江橋（距寧波二十里）、西成橋（距城三里）等要地，並迫近寧波城下。戰鬥中斃傷偽營長以下百餘人，繳砲二門及其他軍用品很多。杭州灣門戶觀海衛以及浙東棉區之勝山、滸山、掌起，我國三大鹽場之一的庵東等卅餘敵偽據點，亦爲我浙東部隊於十七日發動攻勢後佔領。現我該路大軍正向鎮海挺進中。在長江以北，運河南段的要衝，高郵洪澤兩湖門戶——寶應縣城於二十三日晨三時被我新四軍攻克。我軍主動配合四萬民兵羣衆，自八月十四日開始圍攻該城，歷經八日，該城守偽頑抗，經我多次勸降無效，我反復衝鋒，與敵進行數次激烈巷戰。二十二日午夜，我發動最後猛攻，終將其佔領，並將偽孫逆良誠部一〇六團和偽寶應保安團全部解決，俘偽縣長及偽軍官兵二千餘人，繳汽艇一艘、汽車八輛。同時界首、氾水兩鎮亦爲我民兵羣衆圍困解放。現淮（陰）寶（應）間一百八十餘里運河綫，已在我掌握之中。

我軍佔領老虎山敵陣地 居高臨下直攻青島市

黃縣、萊陽、廣饒、玲瓏金礦均被我大軍光復

（新華社山東二十四日電）山東我各路大軍分頭前進，擊破敵偽，進克重要據點。

我第二前綫南路縱大野戰軍自挺入嶗山東部後，復由嶗山險峻道路猛烈向青島市推進，華山、老虎山（滄口車站以東五里）等敵陣地均先後被我控制。老虎山爲青島背後唯一屏障，此次爲我佔領，即可居高臨下，直攻青島。該綫北路我軍向黃縣城發動攻勢，該城偽副大隊長林卿袁在我攻勢威逼下，於二十一日率偽軍八個中隊及偽警察局共千餘人向我投降，帶來重機槍一、輕機槍十五挺，步槍六百餘支。黃縣已爲我全部解放。同日，華北第一大金礦玲瓏（招遠境內）及其外圍碧星、台上、宇子、蔣家齊等四據點亦爲我攻克，殘敵竄向招遠城。玲瓏金礦工人達三萬餘，每日產金三百兩，此外尚出產硝酸、琉璜、鉛等，可供軍用。我軍攻佔礦時，全體礦工熱烈歡迎我軍，各種機器物資也都完整無缺，一俟清理，即可開工。膠東區中心，敵屯兵重地萊陽城，二十一日早五時爲我解放。敵逃竄時，企圖越過我軍民封鎖綫，遭我痛擊，傷亡慘重，直到下午四時才走了五十里，到了水溝頭；但一到那裏就又落入我軍殺傷包圍中。

渤海地區，解放蒲光我軍乘勝西進，二十一日攻克廣饒縣城及毛王莊、井劉莊、店子等據點，敵狼狽向臨淄方面逃竄，我正追擊中。

冀察我軍攻入張家口

橋東守敵已被我完全肅清

（新華社晉察冀廿四日電）我冀察部隊已於廿三日晨七時攻入張家口市內，當即將橋（洋河上之通橋）東守敵完全肅清，繳獲輕機槍七挺，擲彈筒三個，步槍百餘枝。我軍隨即與橋西殘敵及大同等地增援之敵約八人激烈巷戰，刻仍未停止。據我前綫隨軍記者報導：張家口市區羣衆到處掛起國旗，爭先送水茶，慰勞與歡迎我軍。現橋西殘敵正縱火焚燬各處重要軍事建築物，已陷於無望的絕境中。

斯大林宣佈 紅軍解放東北全境

蘇京鳴砲七七七六響示慶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今晨收到的塔斯社電稱：斯大林宣佈紅軍已解放滿洲全境。二十三日夜，蘇京以三百二十四門大砲轟鳴二十四響示慶。

上海北平許多漢奸報紙 換了蔣記國民黨招牌

無恥彈奏「中日親善」的調子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南北偽報多已換上了蔣記國民黨的招牌，在上海，偽「新中國報」已改爲「正言報」（國民黨報）。在北平偽「華北新報」「明報」（偽軍委會系統）「光華日報」「平晚報」「北京日報」（偽北京國民黨系統）及偽「晨報」均在重慶所謂「國民黨中央宣傳部華北辦事處」的領導之下繼續發行。這些報紙仍在高唱「中日親善」，與敵寇天皇之降詔語調相似，如「正言報」在其十七日第一篇社論中稱：「現在日本……又和我國成了兄弟國關係」，不要市民「輕舉妄動」，應「善守秩序」（中央社重慶二十日電），「華北新報」則主呼「中日親善地致力於戰後復興工作」。

邊區各界盛大集會

慶祝抗日戰爭勝利

大會號召：踴躍參軍參戰，支援前綫鞏固後方，徹底解除敵僞武裝，制止內戰。

（本報訊）晉綏邊區各界，於二十三日在興縣城舉行盛大集會，慶祝抗日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各街衢要衝遍搭彩樓，標語旗幟橫懸街心，擁擠街頭廣場上的人羣，洋溢着空前的喜悅。但敵人仍未最後放下武器，蔣敵僞的合流又埋伏下新的內戰的禍根，因而淬厲奮發之氣未曾稍懈。「徹底解除敵僞武裝；」「一切爲了前綫，一切爲了反攻的勝利！」「收復太原！收復歸綏！收復大同！」等壯烈口號，激奮人心。當漫長的參戰民兵行列湧入會場時，全場沸騰，掌聲與口號聲四起，「到前綫去！」成爲廣大青壯年衷心的呼聲。兒童婦女們則高舉着「爲戰爭生產服務」的旗幟，每個人都要爲反攻的最後勝利貢獻自己最大的力量。慶祝大會揭幕後，主席沈專員闡述大會意義，他說明在艱苦抗戰的八年中間，只興縣一縣便被日寇殺害了一千六百多同胞，搶走牛羊猪七千七百多頭，糧粮二萬三千多大石，燒燬房屋九萬餘間。但堅强的人民並未因此而向敵人屈服，他們咬緊了牙關，在共產黨領導下，不惜流血犧牲，參軍參戰努力生產，實現了民主的政治生活，獲得了衣食的充分保障。至今反法西斯戰爭已近結束，仍必須繼續努力迫使敵人最後繳械，同時要嚴防在危難中遺棄背叛了廣大人民的蔣介石反動集團及漢奸閻錫山妄來刼奪人民血汗的成果。沈專員激昂的講話，激起了全場無限義憤，口號聲如雷爆發，拳頭、旌旗、槍、刀在空中揮舞。沈專員號召大家：「踴躍參軍參戰，緊急動員支援前綫，鞏固後方，徹底解除敵僞武裝，制止內戰發生。」從政多年的高等法院孫院長强調的提出：當反法西斯戰爭接近最後勝利的時候，我們必須時時銘記，這是毛主席、共產黨領導執行了人民戰爭路綫的結果。接着興縣民兵英雄李有年全村武裝出現於主席台上，他正準備率領着民兵參戰隊奔赴新的戰鬥崗位，他號召大家學習興縣二區羣衆的參戰精神，幾天之中二區民兵參戰者已達百人以上，並警惕民兵、自衛隊，要嚴防特務份子破壞參軍參戰運動，最後擁軍老人任萬生講話，蒼老的面孔上，湧現着滿面笑容，他反復的講着：「最後勝利了，多麼高興啊！」同時他再三强調：不能因此而鬆懈下來，大家必須最後努一把力，消滅不投降的敵人，制止反動派糟害人民的陰謀，因此就要加強擁軍優抗，解決參戰民兵家庭困難，加緊生產，援助新解放地區的被害羣衆。

河西蔣軍 渡河刼掠群衆財物

（河曲訊）河西蔣軍三十八名，於八月十日晚，過河到我娘娘灘搶刼。把十一戶人家的男女綑起，剝光衣服，並侮辱婦女。計搶去耕牛七條、羊六隻、麥子一石五斗五升、黑豆一斗二升、衣服七十一件、被子九床、手鐲四付及其他日用物品銀錢很多，並放火燒了住房。羣衆受此浩刼，無衣無食，我政府與民兵正前往安慰與救濟。（張樹成）

參觀「文化棚」記

雷行

與慶祝抗日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大會同時揭幕的「文化棚」，成羣觀衆，接踵進去「學本領」。一進牌門，接連三幅時事解說圖下，觀衆前擁後擠，那上面標示着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八路軍新四軍，民兵自衛隊，和蘇聯紅軍的夾擊下，奸滑的敵人只得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但老漢奸閻錫山及蔣敵僞合作合流的圖畫，給觀衆無限的憤怒。水磨灘一位老鄉指着圖畫說：「閻錫山作了一輩子壞事，臨死還把那張漢奸皮公開貭出來。」一位民兵說：「大腦袋（指日本）都叫砍掉了，留個尾巴，民兵也把它收拾了。」觀衆隨着解說的人，上下翻着。做勝利鞋、集中公粮、輸運傷員……圖畫上標誌的，羣衆點頭稱是。一位老漢說：「病快好了就怕再患，抗戰快勝利了就怕有人搗鬼，只要咱給部隊供給好，不要說蔣介石，就連外國反動派加上也不怕。」在八年的殘酷鬥爭中，人民了解到自己的力量，一幅巨大的目前形勢圖上，用紅色箭頭標誌着紅軍和各個解放區軍民出擊的方向。再向裏「勞武結合展覽」，正如標語上所寫：「到處是雷、寸步難行」。燈台、桌子、櫃子、鋤、鍬、籮頭、水桶，就連脚下一塊石頭，都是地雷。眞眞假假的迷惑雷，更是遍地。沒有人來指引，任憑你有多大本領，也逃不脫這個天羅地網。從熬硝、鑄雷殼到埋雷工具、擲彈筒、搶木炮等，都是邊區的土產，都是民兵自己製造。在這裏，羣衆可以學到許多僞裝地雷的辦法，牛羊蹄、婦女小孩鞋，都能作爲對敵鬥爭的用處。二十里鋪一位民兵說：「過去咱興縣是後方，還要防敵人，如今還要防反動派呢！」經過鍛鍊的人民，在新的勝利下，並不會冲昏頭腦，一切爲前綫、支援前綫，羣衆們正在作，胡家溝一位青年給另一位青年說「我報名上前綫了。」對方回答：「我也報了。」但是在後方：文化棚裏，關於防旱備荒、精耕細作、發展紡織、種棉藏鹽、牲畜疾病治療等，應有盡有。在紡織展覽部，數十輛紡車一齊轉動，織布機、絡紗機發出清亮的聲音，使文化棚增加無限生力。尤其「減少牲畜疾病部」，有馬牛騾常見的幾種病症的構圖，解說者是水磨灘名醫楊清常，他對醫治牲畜有悠久的歷史，二十七團今年聘請他爲獸醫顧問，他現在担任着這一部份的解說。農民們靜聽着他各種牲口如何飼養、如何使用的報告。最後一部份是防奸自衛，這裏有特務破壞份子各種案情證據，有破壞份子的無恥活動，有假造委任狀、假刻私章、染着血跡的菜刀等。羣衆互相議論着：「哎呀！這事情可要小心哩，快勝利了不要叫這一夥子（指特務份子）再弄翻了。」

興縣五區模範紡婦 趕製襯衣慰勞前綫部隊

臨縣樺塌羣家送自麪、鷄蛋

（興縣訊）五區魏家灘騾馬大會上，傳佈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消息，激動起全區五十個婦紡英雄模範的擁軍熱忱。她們把自己帶來展覽的布疋，作爲慰勞前綫部隊的禮物，連夜趕出襯衣四件，襯褲二十一條，毛巾十六塊，鞋一雙，還有肥皂等物品。大家都說：「咱們擁護軍隊是應該的，要是沒有八路軍，咱們那有今天的好日子。」並寫了一封信慰問前方將士。（李薪、王子義、高希智）

（臨縣訊）一區樺塌村羣衆聽到軍隊到前方反攻敵人，自動集會討論勞軍，新翻身的李裕福說：「我翻身靠八路軍，我一定要送三斤白麵。」在他影響下，李德孝、王茂榮等也自動送白麵，全村五六十戶，爭先恐後慰勞軍隊白麵一百斤，婦女們還送了不少鷄蛋。（李解民、張樹心、孫眞章）

臨一區青年、兒童 一面站崗一面打石雷

（臨縣訊）一區孫家圪台村兒童家長孫繼山，發動兒童製造石雷，他首先讓他兒子孫榮枝打了三四顆，影響全村兒童都學起來，在站崗放哨的時間，捎的打成十九顆，現正開展兒童打雷運動。（蕭全英）

（臨縣訊）一區安榮村的青年和民兵，一面站崗，一面打石雷，民兵秦金元在崗哨上一天就打成三顆。中隊長李耀後查住兩個逃跑的俘虜，十歲兒童福根站崗非常負責，一次部隊上一個負責同志路過，故意不給路條試他，他非看了路條不讓走，最後還是取出路條後，才被放過。（薛廣泰、王夫英）

興縣市羣衆 大量打造石雷

（興縣訊）興縣市羣衆看見石雷演習後，對於開展石雷運動的信心大大提高。西關羣衆會上就組織了十個石雷爆炸組，共有三十四人，打了兩付打石雷的傢具，動員石匠大量打石雷。東北關羣衆和商戶也訂了開展石雷爆炸的具體計劃。該市現正抓緊羣衆的迫切要求，工人以合作社，農民以變工組爲核心，進一步普遍推廣石雷運動，發展民兵。（張魯、郭德勝）

八十一支隊模範連 棗園頭毀敵汽車三輛

（本報訊）（遲到）八十一支隊模範連威震平川，一次毀敵汽車三輛。七月二十九日上午九時，敵搶糧汽車十餘輛，企圖到汾文一帶搶糧，行至棗園頭西北遇盟機飛來，當有三輛停止前進，該連得訊後，馬上分兵四路向敵撲去。敵見來勢兇猛，乘車向南逃竄，過我一排機槍掃射，我軍一面向敵追擊，一面將汽車上物品搬回，汽車被我燒毀。此戰我共斃敵七名，傷敵五名。按該連自七月二十日以後，共毀敵汽車五輛、斃敵僞二十餘名。（三小隊）

隻身抗敵保衛羣衆 劉善保同志殉職

（五寨訊）七月十九日，神池敵僞五十餘人出擾楊家坡，武工隊劉善保同志單人持槍，進至距敵五十米達處，襲擊敵人哨兵。不料敵人由小路包圍，劉同志奮戰三十多分鐘，英勇犧牲。劉善保同志去年來紅杆林一帶工作，發動羣衆，發展爆炸，將根據地村莊擴大將近一倍。他犧牲的消息傳出，許多羣衆都痛哭不已，一致聲言：要給劉同志報仇！（徐光、世勳邦）

蘇油奶棉一本十利

（嵐縣訊）三區嶺箕溝村今年試種的棉花已開花了，牛有桂正領導全村男女四十五人奶棉花，每畝花奶一斤大蘇油。先用水澆過，然後用高粱桿在棉花根底扎一小孔，把蘇油滴上一點，再用水澆過，奶後，就鋤過土，壓住棉苗，水分不易被晒乾。據估計奶了蘇油後，每畝花能多收八斤，可換八斗米，獲利比本錢大十倍。（王臣鼎、闞士端）

蘇大軍進入旅順港

千島羣島紅軍佔領幌筵島

紅軍又俘敵官兵三萬五千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塔斯社莫斯科訊：蘇聯情報局廿三日公報稱：八月廿三日，我軍在滿洲與南庫頁島繼續前進。後貝加爾前綫部隊在南滿佔領遼陽城，並進入旅順港，在該處與我空運部隊會師。第二遠東前綫部隊佔領庫頁島南部的本斗、能登呂二城；堪察加以南，我軍佔領千島羣島的捷瀨與幌筵島。在瀋陽飛機場上，我軍扣禁了僞滿傀儡「皇帝」溥儀及其侍從。八月二十二日，我軍俘敵官兵三萬五千名，內有將官十五名。自八月十九日至二十二日，據初步材料，我軍繳獲戰利品如下：飛機四百八十三架，坦克與砲車一百七十三輛，野砲六百四十二門，迫擊砲二百四十八門，機槍二千七百六十四挺，彈藥武器裝備糧秣儲藏庫四百八十一所。接受日軍投降部隊的工作在繼續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

蘇聯空軍增强五倍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塔斯社莫斯科二十日電：蘇聯空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已增强五倍。真理報於慶祝八月十九日蘇聯空軍節時說：紅軍由各種型式的轟炸機所裝備，從四引擎的蘇聯飛行堡壘轟炸機，優秀的戰鬥機和不可超越的摯托摩維克式機都有。在蘇德戰場富有戰鬥經驗的飛行員，現正在遠東英勇地對日本侵略者作戰。戰爭以前，蘇聯空軍已享有世界盛譽，現在更强大的飛機工廠正在蘇聯建立。

向解放自己的紅軍致謝

東北的人民向斯大林畫像鞠躬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塔斯社松花江二十一日電：在滿洲的村莊裏，中國人舉行了盛大的會議，當地演講者熱烈感謝紅軍與斯大林元帥，因爲把他們從日軍奴役下解放出來了。黑龍江艦隊的紅旗戰艦駛入松花江，當一個年老的中國人看到旁邊停泊一裝甲汽艇的橋上一張斯大林大元帥的畫像時，他跑上來問放哨的水手說：「這就是他斯大林嗎？」老人很快地沿江岸出去，向中國人羣呼喊一些高興的話語，較老的一些公民離開人羣了，他們跑上汽艇，依他們的古禮節，在斯大林的像前行鞠躬禮。蘇聯水手釋放了沿河許多市鎮的監獄裏的滿洲與中國囚徒，其中一些人被禁是因爲同情蘇聯，在這些小小的地方監獄裏，日本人建立了殘暴的囚禁拷打制度。

敵正利用盟軍登陸前時間

陰謀策劃第三次大戰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重慶二十二日電：合衆社據中國人方面獲自東京的秘密消息說：日本正竭力利用自第一次投降建議至盟軍實際登陸日本之間三星期的期間，執行下述步驟：（一）埋藏一切可能埋藏的重型軍備至深井裏和地窖裏。（二）儘可能限度的解散正規軍和後役，這樣使盟軍在日本本土只能找到少數的正規軍。（三）把過去集中在兵工廠中的大量五金，儘可能限度的分給國內人民，避免盟軍沒收原料。（四）迅速把軍工業轉變成輕工業。（五）迅速解散一個政黨而分成四個新政黨。（六）迅速撤出沿岸工事，隱蔽島上儲[illegible]，以免盟軍沒收沿岸及島上的巨型大砲。（七）天皇與日政府竭力規勸人民保持遵守波茨頓宣言，以使盟軍佔領期間達到儘可能最短的程度。（八）自主要城市分散人民到小區域，以免盟軍統帥部命令壯年人從事勞動。（九）急速組織地下組織，準備將來行動。（十）有系統地有計劃地策劃第三次世界大戰，使日本重新成爲世界强國。

日本投降書

八月卅一日簽字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據合衆社馬尼拉二十二日電：麥克阿瑟元帥宣佈：日本降書將於八月三十一日在東京灣美主力艦「密蘇里」號上簽字。

消息報著文揭露

日寇把滿洲變作侵蘇基地

今年五月尚屯兵一百多萬

（新華社延安二十一日電）塔斯社莫斯科十八日電：克運諾夫上校於消息報著文揭露日寇把滿洲變爲侵蘇的軍事經濟基地的實況。該文稱：日本統帥部於一九三一年佔領滿洲之後，進而把它變爲對蘇作戰的屯兵場。在日本統治滿洲的十四年當中，他們已在滿洲領土上建立了設防地帶的交通網、機場，屯駐了精銳的關東軍。日本佔領以前，滿洲鐵道長度爲五千零五十公里，現在已達到一萬二千。在滿洲建築起來的鐵道，其中大部份都通達蘇聯邊界，僅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一年之間，在蘇聯邊界附近就建築了五千零五十公里的鐵道。自從佔領滿洲以來，關東軍已數度增加，雖然日本已在中國作戰，嗣後又對美英作戰，但照樣保持强大軍隊對付蘇聯。一九三二年以前，關東軍計有一萬一千人，一九四零年初達四十萬人，滿洲日本師團有着第一等的裝備。日本政客與軍國主義者把太平洋戰爭作爲對蘇「大戰」的前奏，希特勒德國背信棄義地進攻蘇聯，激動了日本反蘇冒險的組織者，當法西斯匪徒在斯大林格勒與高加索發動攻勢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者便不顧蘇日中立條約的存在，公開鼓促進攻蘇聯。一九四一年七月末，日軍便開始大批遷移中國，一九四一年九月，滿洲日軍爲數約一百萬人，有大砲五千門，坦克一千輛，飛機約一千架。假使我們把這加上駐紮朝鮮內蒙與南庫頁島的日軍，當時日本集中對付蘇聯的軍隊約有其軍隊的半數。德國在斯大林格勒的失敗及德國許多其他敗北，挫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計劃，嗣後太平洋盟軍的反攻，也大大的惡化了日本作戰的形勢，然而日本軍國主義者並沒有放棄他們進攻蘇聯的計劃，他們只是延緩到較好時間而已。儘管在中國與太平洋戰場遭受了損失，日本統帥部當時不僅繼續在滿洲保持强大軍隊，而且甚至加緊其軍事準備，今年五月滿洲、朝鮮、內蒙與南庫頁島的日軍總數達一百多萬人。除了關東軍之外，日本有輔助軍，包括所謂滿洲國軍隊，其兵力最近達十[illegible]萬人。除了正規軍，滿洲國有二十萬警察也完全附屬於日本軍事當局。這一切顯示了滿洲是日本對蘇作戰的軍事經濟基地和屯兵場。

敵寇向紅軍繳出武器

敵第五軍團全部投降

日本士兵譁變打死拒降敵軍官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合衆社訊：伯力電台二十一日廣播稱：關東軍第五軍團已全部投降，投降的車輛沿公路源源前進。大隊日軍步入蘇軍集中營，並放下武器。第一批投降的是關東軍第七團，該團曾退入山地頑强抵抗。第七團投降代表進入蘇軍前綫後稱：該團發生譁變時，曾擊斃拒絕停止抵抗的軍官二十人。日軍告蘇軍稱：日軍中曾數度發生騷動，糧食極少，每日只有白麵一碗。

沮喪的敵兵一連接着一連

把武器放在蘇聯軍官跟前

（新華社延安二十四日電）塔斯社第二遠東前綫二十三日電：蘇聯正在滿洲各地解除日寇武裝。在庫頁島設防地區，解除武裝是在大機場發生的，日本師團一一走出機場來，一連接着一連地把步槍與機關槍放在蘇聯軍官跟前，放下武器的那一連走到俘虜收容所去了，另一連跟着走來，日本戰士神氣沮喪。我軍統帥部已查出代表糧食倉庫與軍火庫，他們發現許多大糧食庫，包括米豆子和罐頭等，這些貯藏可供大軍數月之需。在哈爾濱，黑龍江艦隊水手們趕上日本松花江艦隊的主力，在戰鬥的頭幾天，日本炮艇已降落了旗幟，蘇聯艦隊水手正在解除日本艦隊的武裝。我們的艦隻運送步兵登陸部隊到哈爾濱，步兵正和着陸此處的空運部隊在解除着哈爾濱日駐軍的武裝。這裏已經集中了大批日軍，據不完全材料，駐軍官兵達三萬餘人。各大要塞的日軍的解除武裝是有組織地進行，沒有任何意外事件。但對於日本軍國主義者完全鎮壓尚未到來，敵人的小股仍在市鎮森林與山丘裏活動，他們搗毀電話綫，襲擊單獨的紅軍士兵與供應火車。在審問日軍第七百二十六團俘虜渡邊下士時，證明了在投降以前已經成立了所謂東京火車的特別部隊，以破壞蘇軍後方，這些隊員僞裝老百姓，伏擊蘇軍，甚至軍官的妻子也參加進行襲擊，例如在某居民地點，我士兵捉拿一日本婦女，她懷裏抱着一個一歲大的孩子，但她射擊了我們的士兵。在紅軍打擊下匆促退却的日軍，沒有時間掩蓋他們血腥罪行的痕跡；第一批這種痕跡已發見於庫頁島，我軍士兵在地方監獄裏發見了九個屍身殘缺的政治犯——二個蘇聯人七個中國人，屍體已被刀子割裂開了，監獄裏還有日本屠夫，用來拷打與屠殺其犧牲者的電椅此間已發見，使犯人靜止不動的特別機械，烙人的熨斗，鞭打人的棒子，日本人就用這一切來奴役他們强佔與蹂躪的滿洲。

庫頁島的防地上

敵軍豎起了白旗

（新華社延安二十三日電）塔斯社二十二日訊：庫頁島前綫消息報訪員報導稱：日約在中午，紅軍戰士們見到庫頁島陣綫日軍防地的先頭邊緣豎起白旗，並停止開火。森林裏走出了兩個談判代表，在走了一百米後，他們停止了，我們派軍官去會他們。在三十分鐘後，代表們來到了我軍的司令部，他們帶來了日軍司令部關於準備停戰並執行無條件投降條件的宣言。日方代表們站在我軍司令部代表蘇聯英雄底亞科諾夫的面前，一隊一隊的蘇聯坦克、卡車、大砲沿着帳幕前的森林道路前進，部隊繼續前進以執行我軍統帥部的命令。日本高島中尉及片倉上士避開眼睛，不願看蘇軍强大的裝備。日本侵略者所發動的侵略戰爭已告結束了，而且在此首次初步談判的當中，我軍仍在戰鬥中試驗其力量。日本代表在接受無條件投降的條件後，越過森林回去了。日本代表延遲兩天放下武器的企圖已被拒絕。寫此文時，庫頁島的日軍正在投降中。

從溥儀就擒談起

昭

隨着蘇聯紅軍將日寇一手製造的「滿洲國」完全摧毀，沐猴而冠的傀儡皇帝溥儀被俘了。這個十幾年來依其主子勢力，殺害東北人民，雙手血腥的「皇帝陛下」，將被治以應得之罪，血還血償，那是一定的。

古話說：「樹倒猢猻散」。而今，大樹既倒，猢猻無法逃散！這說明人欺有異，時代也不同了。

但，作爲溥儀，不免要產生一種悲哀。這悲哀，倒非由於失敗；主子也失敗了，作傀儡的還有甚話可說。這悲哀，只由於他沒有峨嵋山上獨夫民賊的「幸運」，沒有南京傀儡班子的「幸運」。

同爲敵寇傀儡的南京班子都能搖身一變，高呼「我們勝利了」，「蔣委員長萬歲」，成爲「曲線救國」的「英雄」，依然高踞人民頭上作威作福。

假如他是這樣看，他却只看到一面。

另一面，假如日本法西斯勝利了（自然這早已是他們的幻想，現在這種幻想也已破滅了），重慶班子也能搖身一變，高呼「我們勝利了」，「汪故委員長萬歲」，成爲「曲線」「反共」的英雄，並又高踞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他們一家兩宅，左右均是「勝利」，左右都有一個「委員長」和「萬歲」。而溥儀，他「只此一家，別無分號」，特別是換上人民的拳頭，當然再也談無「幸運」可言。

假如他是這樣看，他還是只看到一面。

再一面，即，他們這些獨夫民賊的猢猻班子，不論如何擺戲，實質都是人民公敵，都是依靠殺戮法西斯大樹，都是注定要倒霉顛覆的。現在，幾顆法西斯大樹已經一一被砍倒了，留下的法西斯灌木叢，大勢所趨，也決不能成什麼器物。作爲猢猻，不散即要被人民捉住，那是很明白的；原因就是他們堅持作人民公敵，堅持反對人民。

那麼溥儀，他對南京傀儡班子的羨慕，依然落了空。世界是人民的世界！勝利是人民的勝利！所有野獸毒蟲都必須被剷除，而且一定被剷除的。

忙碌的一角

印刷機軋軋地響着，石印工人新福生愉快地唱着歌。他原是個機槍排長，八年來，他的機關槍曾射死過成堆的敵人。今年，他的腿被子彈打成殘廢，在醫院裏休養，日本投降的消息一來，他就站到機器旁邊。他說：「要不是殘廢，早到前線上去了。」機器軋軋地響着，他愉快地唱着歌。宣傳品一頁接一頁地從石板上飛下來，包成包，捆成捆，機器整日整夜不休息，他的歌聲也整日整夜不停止。

宣傳部留在家裏的工作人員，全都圍繞着這部印刷機忙得不亦樂乎。去跟前等着的人一聽到消息，就跑着報信來了：「紅軍打到張北，快會合了！」一會，號外來了，「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緊接着又送上來，「日本派出投降使節，戰爭還在繼續。」報紙登載着，朱總司令拒絕蔣介石錯誤的命令，號召敵後解放軍勇敢前進。

每一個消息傳來，都有一陣吵嚷。在吵嚷中，鋼筆嚓嚓地在紙上奔跑，它寫出「告軍人書」，號召「堅決執行朱總司令的命令，趕快前進」，寫出全軍要遵守的戰鬥公約，無數的傳單，唱本，連環畫……

去前方的牲口在等着了，收發同志把一捆一捆的宣傳品拿出來，捆上馱子。騾子把尾巴一甩，昂首奔向前線去了。

到城市就好了，我們將要用火車、汽車來裝運宣傳品，現在只有這個小兵工廠日夜不停。（雨）

算賬（編）

雷行

×　×　×　×

已經是深秋了，將成熟的莊稼，現出耀目的橙黃色，微風吹過，沙沙作響。

山頭上有兩個人影，時隱時現，那是張貴和大成，他倆是機動，又會扔手榴彈，現在正担任着警戒。

溝裏一片平地上，擠滿着人，多一半都是清早在窯裏開過會的。現在看的很清楚，每個人都是一身「千補綻」衣裳。因爲天氣有些涼意，大家都縮着腿蜷縮着。

靜靜地，沒一個人說話，眼睛不時的向溝口看。溝口進來三個人：前面是賽牛，腋下挾着賬簿；後面是窯主閻玉寬，（一個水煙袋；再後面是鄧閻崇明，手裏提一根四楞的鐵棍。閻玉寬不時的向賽牛說：「衆人們看着去！還叫我去幹甚？」賽牛說：「大家叫你去嘛！你去給衆人們說一說！」他把閻玉寬引進了人群。

閻玉寬看着大家，於是咧開黃牙，滿面笑容的說：「噢！大家都在哩！嘛嘛……賬算機密（清楚）也好，窯是我的，糧食也是我的，出下煤嘛，唉！都叫日本人拿去了。如今開窯也是埋人事，真是老鼠鑽到風箱裏——兩頭受氣。嘛……」他看了看大家，沒有一個人答理，他又似笑非笑的說：「唉！唉！你看，衆人們如時這夜換季哩，怎麼不早說？派人到窯裏報布。唉！一家不知一家苦，如今窯上，就是有了錢也[illegible]……衆人們要的話，我給咱弄，唉……只要衆人們能用到我閻某，唉……。」

「算了吧！狗還能改過不吃屎！」人羣中不知誰說了這麼一句話，閻玉寬一就找說話的人，可是人羣嗡嗡地都說起來，

「貓哭老鼠！假做作甚哩！」

「咱窮人還不是瞎壁虎轉生，愈跑（刨）愈細；人家閻掌櫃還不是格桃虫蟋生，越坐越粗！」

「粗了肥鼠子不喝人血他肥個怨！」

「閻掌櫃整天我朝天，睡在炕上，不比誰肥？」

「日本人要『配給煤』哩！要一點還能要到你閻掌櫃身上？」

「哼！閻掌櫃才能哩，一塊就知道剝八毛！」

每一句話閻玉寬都聽到了，他不理，只有最後這句：「一塊剝八毛」，刺到他的癢處，他楞了一下，事情是他和山龜翻譯官搞的；日本鬼子每天要五十馱「配給煤」，一馱一塊鬼子票。他和山龜商量只給工人兩毛。「可是這事只是兩個人知道呀！誰咋曉的。」他肯定這件事別人不知道，所以他要出來辯幾句：「嗯？點[illegible]的？嗯？點不[illegible]人話？大白天說鬼話，我閻某甚時辯[illegible]事？這不是雞巴打人哩，痛是不痛，[illegible]氣[illegible]開，我閻某可不替這些不清白的皮，——人[illegible]，連一點良心都不要？日本人不給錢，我給墊上。墊上就是吃二毛，嗯？誰不信把山龜翻譯官叫來問一問。」

「我給咱叫去！」閻崇明拉班要走，大家一把把他拉回來。

「誰叫你跑個腿？」

「寡婦來帶個女子，夾住你的屁！」「你少管閑事！」

你一句他一句，把個會打拳術會嚇唬人的閻崇明，說的灰眉糊眼的站着再不敢動。

「要吃人啦？」閻玉寬恨恨地把水烟袋放下：「看有個王法沒有！」

「球王法！」梁福結起來說：「王法管訂的叫你吃不掉的猪肉啦？」是的，這件事又把大家提醒了，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工人每年得喂四口大肥猪「祭窯」，祭過窯一人分一點肉，剩下「肥水下水」都是窯主的。爲了這事，去年梁福罵了句「祭窯神」，閻玉寬說他犯窯神沖走了，恨恨的打了他一棍子，梁福罵道：「擂甚是，擂不乾淨我你就不甘心。」梁福越想越生氣，於是他大聲的說：「算出甚也要還，打我那一棍子也要還。」

「對！不還不成。」

「還要出利息呢！」

閻玉寬再不敢逞兇了，他提縮地站着不敢動。這時長久不說話的賽牛站起來說：「我看咱們先算賬！算機密，該還的一定要還，不該還的分文也不要，大家說是對不是？」

「對！」全都贊成。賽牛又扭過頭對閻玉寬說：「閻掌櫃！你想一想，快過多了，衆人還穿這件爛窯褲，半年多誰知道小米是個甚味道，工錢你就沒一次給夠過……。」

「那是貨賣不出去！」

「哎呀閻掌櫃！這話你還能說出口，我問你，那一天窯上存下幾了？」（未完）

大連和旅順口

參攷資料

大連是東北第一個商港，是我國沿岸三大商港（上海、香港、大連）之一。一九四三年定進出口的船舶達五百九十七萬噸，出入口貿易總額是二億七千九百萬日元，僅次於滬、港，而超過天津。

它位於遼東半島黃海岸上，和遠東各大商港都有定期航輪往來，有鐵路（南滿路）北通瀋陽，南到旅順口。港灣築有八個防波堤，同時可容納五千噸以上的商船三十艘，冬天有碎冰設備，以清除沿灣海冰。港埠有起重機、煤坊、煉油貯藏所，船塢等近代化設備。此外，還有遠東最大的豆油、豆餅與打設備，一九四二年有人口五十七萬，連市郊合計，則有九十八萬五千人，其中日鮮人共五萬人。

此地本是金縣屬的一個小漁村，一八九八年前還非常荒涼，帝俄租借後不斷經營，後成爲東方的現代化大都市，日俄戰後，由於清政府的昏庸無能，再由帝俄手中轉租於日，民國十二年，直由於「二十一條」的結果，强迫延長租期爲九十九年。

日寇把旅順大連二地及金縣合稱「關東州」，設有總督府及海軍區，是侵華首犯的關東軍策源地。

旅順口在大連西南四十公里，在遼東半島的尖端。港灣分東西二港，水深四十呎以上，港外峯山環抱，有大小砲臺四十三所，是我國沿岸的最大軍港，可停船主力艦等巨艦，並有現代化修理軍艦的設備。

市街分新舊二區，共有人口七萬人。

它與山東的威海衛共扼渤海入口處，是北中國入海的咽喉，現已分別爲我軍及紅軍解放了。